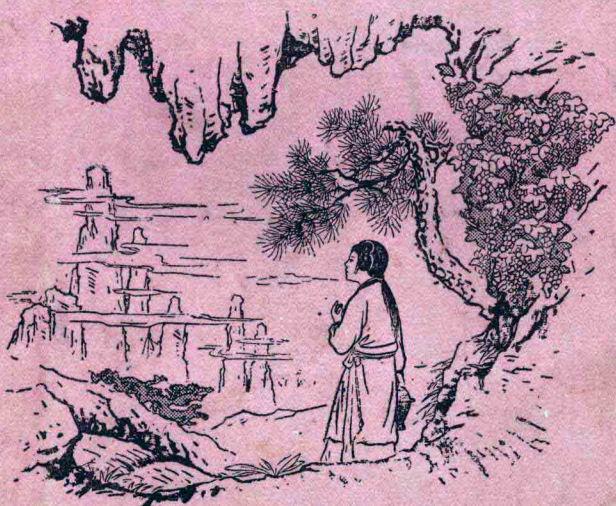


野葡萄

葛翠琳 著



北京大众出版社

野 葡 萄

葛翠琳 著

北京大众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三篇童話故事：“野葡萄”是寫一位聰明美麗的小姑娘，因受繼母的虐待而瞎了眼，但是由於她堅強勇敢，經歷了多少險境，終於找到了野葡萄，治亮了自己的眼睛，而且還把這種可以醫治眼睛的野葡萄帶給了很多人。“雪梨樹”是說一個純潔善良的姑娘，她同情窮人遭受到的苦難，她的親人被凶暴的皇帝變成了一個殘暴的人，她很痛心，不怕困難地到處去找醫治的藥方，由於她的忘我精神終於把雪梨樹培植開花結實，使自己的親人由殘暴又變成善良的人。“老梨樹”和“小泥鰍”寫兩個不同性格的弟兄，哥哥因為忠實勤勞得到老鷹的幫助過着美好的生活，弟弟因貪財而喪失了性命。通過這段童話，教導人們做事要有恒心、毅力、忠實、善良。

野 葡 萄

葛翠琳 著

*

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七〇號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總經售

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

*

(6034) 787×1092 1/28 1 $\frac{9}{14}$ 印張·18,000字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冊數：1—40,000冊 定價：0.14元

目 錄

野葡萄	1
雪梨樹	18
“老棗樹”和“小泥鰱”	33

野 葡 萄

你喜欢葡萄嗎？你听过野葡萄的故事嗎？

秋天里的葡萄，水灵灵的特別甜。尤其是那些紫葡萄，一顆顆亮晶晶的，又大又圓，薄薄的皮里，包着蜜一样的汁。远远的望着，像成串的紫水晶球兒。所以，鄉村里的人們，誇女孩的眼睛好看的时候，都說像葡萄珠兒一样。

人們傳說着：荒山里还生長着一种野葡萄，顏色是深紅的，一串串就像那紅色的珍珠。这样的葡萄，可不比一般啊！瞎眼的人吃了它，就会好起來。从前有一个小姑娘，瞎了眼睛，就是吃了这种葡萄又重新看見光明的。

那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。村外边有一条大河，村里的人差不多每家都养鵝。村东头有一个李媽媽，她家养鵝的年代最久，养的鵝也最多。李媽媽夫妇倆，沒有兒子，只有一个小女兒。这小姑娘說來真出奇，長的像鵝毛一样白淨，一对閃亮閃亮的眼睛，人人見了都說：“哎呀！看她的眼睛多美

呀，像荷叶上的露珠兒一樣。”四鄉八里的人知道了，也都說：那個小村子里出了仙女了！

小姑娘越長越聰明，越美麗，剛滿八歲，就到河邊去放鵝。她常常在水淺的地方和白鵝一起玩水，捉小魚和蝦給那只最小的白鵝吃，一年的工夫，那只最小的白鵝，長的比所有的鵝都大，羽毛放着光澤。美極了。她這樣愛白鵝，簡直不能和它們分開；那些美麗的白鵝，也親熱地跟她生活在一起。因此，村里人都喊她“白鵝女”。

白鵝女長到十歲，爹娘先后都死去了。狠毒的孀娘霸佔了兄嫂的家，就苦待起姪女來。小姑娘白天出去放鵝，夜里就睡在河邊高大的柳樹下，每日里只能吃到一塊冷餅子。善良的白鵝，好像知道小主人的苦楚，夜里，都把翅膀蓋在她的身上，守護着她。那最小的白鵝，把頭伸在小姑娘的肩膀上，跟她更是親密。

日子就這樣過着，本來還可以將就的活下去。

可是過了一年，孀娘也生了個小姑娘。這個小姑娘長得和白鵝女一樣俊，只是兩眼是瞎子，眼珠兒瞪着，一動也不會動。所以村里人都喊她“瞎閨女”。孀娘听了，心里很惱怒，一見白鵝女那對水靈靈的大眼睛，心里就气得慌，恨不得把它們挖出來。



一个秋天，紅艷艷的蘋果壓彎了枝子，黃澄澄的梨子像金鐘一樣在樹上懸掛着，葡萄一串串的吊在架上，月亮又大又明，安靜的照着草地。中秋節到了。白鵝女望着河水远远的流去，不覺难过起來。家家都在過節，誰管自己呢？那厉害的嫦娥會不會來喊自己回家？就在这時候，嫦娥挎着一只籃子，走到河边上，狠狠地說：“把鵝蛋給我裝起來！”白鵝女說：“嫦娥，八月十五，人人都過節，帶我回家，給我一串葡萄吃吧！”嫦娥哼了一聲說：“你就知道葡萄！別人都說你的眼睛像葡萄珠兒，給我來看看！”說罷，從河邊抓起一把沙子，揉進

了白鵝女的眼睛里。

狠毒的嬌娘提着一籃鵝蛋回家去了，留下白鵝女，獨自一人坐在河邊哀哀的哭。她什麼也看不見了，閉着痛楚的雙眼，坐了一夜，又坐了一夜，還是什麼也看不見。她哭得這樣傷心，連河水都喧鬧起來，好像那夏天的急雨，漲滿了小溪一樣。後來她想起來，媽媽活着的時候，曾告訴她，從前的人說：荒山里有一種野葡萄，瞎眼的人吃了它，就可以看見光明。她想，呆在這裡，也是瞎着眼等死，倒不如往荒山里去尋野葡萄，或許能找到，重新看見光明。於是她爬起來，順着河邊往前走。小白鵝嘎嘎地叫着，跟在她後邊。她抱起小白鵝來說：“小白鵝，我的親人，人說你們能听懂河水的話，你向小河打听一下，它能不能把我帶到一座荒山跟前去呢？”小白鵝叫了兩聲，撲地一下跳進河里，白鵝女騎在它身上，小白鵝拍拍翅膀就逆着水往上面游去。一面游，一面回頭嘎嘎地叫，好像說：“我的小主人！河水告訴我們：順着水游容易，逆着水游難，但水是由高山往下流，我們只有逆着水游才能找到山呀！”白鵝女同意地點點頭，摸摸它的脖子，它就不叫了，愉快地向前游去。

冷颼颼的風從河面吹過，水流越來越急，小白鵝不住地打漩，白鵝女渾身不住地抖着，她害起怕來，哪里有荒山呢？

也許，還沒有找到它，就掉進河里淹死了！可憐沒爹沒娘的孩子，誰也不會尋找她，只有小白鵝將为她难过。她撫着白鵝的羽毛，心里想：小白鵝多么可愛呀！假使我死了，誰又來照管它呢？越想越难过，不覺流下滴滴的眼淚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她听見嘩嘩的山水声，好像暴雨敲打着屋簷一样。莫不是前边有一座山了，或許这条河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呢！她鼓足了勁兒，伸开兩条腿，帮着小白鵝用力划水。山水的声音越來越响，她的脚下触到了圓滑的石头，不是一颗顆的石子，是大塊大塊凹凸不平的石头地。真的到了一座山脚下么？白鵝女跳下來，淺淺的水流从她的腿旁流过，打着漩渦。她抱住小白鵝，親了又親，然后說：“我的小白鵝！你回家去吧！我到山里尋找野葡萄去了。”說罢和它告別，就往前边走。

她真的找到了一座山。这是一座荒山，從來沒有人來过，滿山的怪石头、刺蒺藜，有眼睛的人都找不到路來。白鵝女到了山根下，就想：但願能找到野葡萄，就好啦！她攀着山石往上爬，抓住一把草，草上有刺扎破了她的手，她踩住一塊石头，石头滾落下去，可是她就这样：爬上去，滾下來，滾下來，又爬上去，爬了很久很久……

後來，她爬到一棵老松樹下，停下來，想喘口气。忽然，听見兩声怪叫，白鵝女急忙爬到老松樹的頂上，緊緊地撲着

樹枝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她听着那叫声渐渐地近了，从声音里，她听出来那是一只老熊。她害怕极了，她听人说老熊站起来比一条大犍牛还粗还大，它的眉毛和身上的毛一般长，前脚上的两只大掌像铜盘一样，上边结着厚硬的繭子，一下子能拔起一棵樹呢！它要搖这棵老松樹可怎么办呢？……但老熊前望望，后瞧瞧，山風一个勁兒地往它臉上吹，吹得眉毛擋住了它的眼睛，它就没有能够看見白鵝女。白鵝女把臉貼在樹幹上，悄悄地躲着，老松樹用叶子遮盖着她。老熊叫了几声就跑过去了，只有那被驚起的鳥兒，唧唧喳喳叫着滿山乱飛。

白鵝女累了，她坐在老松樹上，漸漸打起瞌睡來，山風搖动着老松樹，像搖籃一样，百灵鳥叫得多好听呀，好像媽媽唱的催眠曲，那样輕，那样溫柔。白鵝女睡了，睡得甜甜的；溫暖的陽光，透过樹蔭，映在她美丽的臉上。这时候，她夢見了什么呢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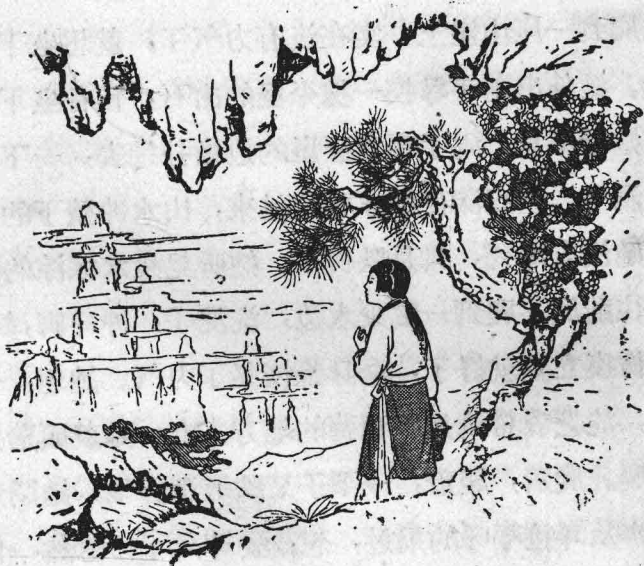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一陣旋風刮過來，整个老松樹都搖起來，几乎把白鵝女从樹上掀掉。原來是一只大野鷹，它飛到老松樹的頂上，煽动着兩只大翅膀，把整个樹頂都遮住了，兩只大爪，像鉄鉤子一样，緊緊地抓住樹幹。老鷹張着尖利的嘴，狠狠地敲打著樹枝，像斧头砍的一样。但是老鷹高高地仰着头，它望着天空，沒有能够看見白鵝女。白鵝女机警地从它的翅膀底

下順着樹幹滑下來，老鷹張開大嘴叫了幾聲就飛去了，只有那老松樹，搖動着樹葉沙沙的響。

白鵝女告別了老松樹，繼續往前爬，她的衣服撕破了，臉上手上都流出了鮮血，她爬呀，爬……，摸到一塊大石頭，又涼又滑，好像是那海水里長滿青苔的岩石，她往上一坐，吃溜一下，石頭跳起來飛出了好遠，原來是一條盤臥着的大蟒。這大蟒有多少年了？誰也不知道，水桶還沒它粗呢！但它沒有咬白鵝女，一直竄過山澗去不見了。白鵝女雖然很害怕，可是她想：找到野葡萄就能活了，這樣瞎着眼一直到死，還不如給野獸吃掉。於是她仍舊很勇敢地往前爬……

她爬到一座山崖上，實在沒有力氣了，就想坐下來休息一會兒。她伸出兩手尋摸一塊平坦的山石，預備坐下去，但是因為她看不見，兩手朝着懸崖的邊緣撲過去，一下子就掉進了山澗里。直到深夜她才甦醒過來，山水沖積下的淤泥救了她，她沒有摔死，只是跌傷了。她聽見泉水淙淙的響聲，就摸着往前爬，爬到一股泉水邊，洗洗手，沖沖腳，真奇怪，摔破的傷痕立刻就好了，全身都恢復了力氣。她想：也許這條泉水，能把我帶到長野葡萄的地方去吧！她就順着這條泉水往前爬。爬着，爬着，一下子又跌進深谷里，她閉着眼，聽着風聲從耳邊呼呼的飛過，想：要摔死了！忽然，什麼東

西接住了她，輕輕地蕩上蕩下，像秋千一樣。她伸出小手一摸，仿佛是几根籐莖，手攀着籐子往上爬，一顆涼涼的水球，碰到臉上滾落下來。多奇怪！這是哪里落下的水珠兒呢？她在四周摸來摸去，就摸到一串圓圓的、涼涼的東西，用力一抓，流出黏滴滴的汁來，放在舌头上嚐一嚐，甜膩膩的，帶着一股醉人的清香。這不是野葡萄嗎？她摘下一串，又一串，把嘴塞得滿滿的，吃了又吃，一下子，兩眼忽地明亮了。她看見：滿山崖上，生長着野葡萄籐，籐蔓上懸結着深紅色的野葡萄，薄薄的果皮像珍珠一樣透明，亮晶晶地閃着光，深



綠色的叶子，像翠翳一樣，遮滿了山崖。白鵝女抱住籐子，望望天，天上藍藍的，飄着几朵白雲。白雲下邊是山峯，山上的泉水是那樣輕，那樣暖，淙淙的往下流，沖洗着白鵝女身旁的野葡萄籐，流向那深深的山谷。也許，就因為被這樣的泉水澆灌着，這樣的山風吹拂着，這樣的陽光照耀着，這野葡萄才長得這樣甜，這樣美麗，像紅珍珠一般。泉水兩邊石頭縫里的野花，開得多么好看，花叢中的菓木樹，結着累累的果子……世界是多么美呀！白鵝女坐在籐子上，拍着手，兩腳蕩來蕩去，唱起快樂的歌。

她一邊唱，一邊用籐蔓編籃子，籃子編成了，裝了滿滿一籃野葡萄。她高興地想：好了！村內磨房里那瞎眼的老头兒，不用再摸着牆根兒走路了。讓他吃了野葡萄，睜開眼看看天上的星星，看看明亮的陽光！那吹笛子的盲藝人，不用再讓兒子領着走路了，給他吃些野葡萄，也讓他看看路邊的草長得多么綠！還有那瞎眼的小妹妹，讓她看看我們的白鵝，多么白，多么漂亮……

白鵝女順着籐莖爬到了谷底，就沿着山崖往前走。但是她走完一個山谷，還是山谷，翻過一個山崖，還是山崖，怎么也找不出一條通向山外的路來。月亮又大又明，她望望四周接連不斷的山峯，發起愁來。怎麼回家呢？這時候，天空飛

过一羣鳥，接着又是一羣，又是一羣，紅色的、綠色的、五花十色的，一隊接着一隊，遮滿了天空。白鵝女想：要是有一只鳥把我帶出山去就好了！但是鳥羣沒有理她，它們嘴里都銜着食，很快地向北方飛去了。她嘆了口氣，望着又圓又大的月亮，重新發起愁來。這時候，山頂忽然刮起一陣風，有成羣的野獸在奔跑。有獅子，有老虎，還有那灰色的狼、長角的鹿……它們嘴里叨着吃食，向着西北方和東北方竄逃。白鵝女吃驚地躲在岩石的後邊。她奇怪，它們是從哪兒來的？過了一會，一切又都平靜了，她便朝着鳥羣野獸來的方向往前找去，翻過了幾個山頭，就看見一塊寬闊的草地。草地的對面是高入雲層的山崖，旁邊是密密的樹林和谷地，草地上堆滿了瓜呀，菓子呀，還有各種的種子……。白鵝女怔住了，這是什麼地方呢？他曾經聽到過關於山神和鳥獸大聚會的傳說，也許……就在這時候，她看見一位高大的石頭老人，從對面的山崖上朝她走過來。他左肩披着綠絨絨，右肩挂着五彩錦，前身掛着各種獸皮和羽毛，頭上帶着黃金冠，腳上穿着水晶鞋，手里拿着銀手杖，脖子上挂着各種寶石和珍珠做的項圈。在月光底下，鮮艷光彩，照得滿草地上亮閃閃的。白鵝女回頭想跑，已經來不及了，石頭老人站在她面前，問她：

“為什麼你不到東，不到西，偏偏來到我這裡。誰領你來

的？”

白鵝女緊緊地攬着自己的籃子說：

“沒人領我，沒人帶我，我自己來的。”

石頭老人不相信地搖搖頭，說：

“你小小的年紀，沒友沒伴，怎麼認識到我這兒來的路呢？它可不是容易找到的。”

白鵝女害怕地說：

“我不認識路，因為看見一羣鳥從這裡飛出去，一羣野獸從這裡跑出去，我朝着這個方向翻過幾個山頭，就找到了。”

石頭老人笑了笑，說：

“好伶俐的小丫頭，你來找我要什麼呢？”

這時候，白鵝女就大胆地說：

“我本來不是來找你，只是想看看，這兒是什麼地方。現在求你送我回家吧！”

“回家？”老人望望白鵝女，望望她手裡的籃子說，“你的家在哪兒呢？為什麼你一個人跑到山里來？”

白鵝女見他很和氣，就不再害怕，把自己的遭遇，從頭到尾說了一遍。還舉起籃子裡的野葡萄給老人看。

石頭老人听了，拍拍她的頭說：“好孩子，你真聰明，真勇敢，我很喜歡這樣的孩子！留下跟我吧，我願意收養你作

我的女兒。”白鵝女望望他，奇怪地問：“不知你的名，沒問你的姓，你是誰呢？”老人哈哈大笑說：“我么？我就是這山里的神。你看吧……”他抱起白鵝女，往前一指，就見各種的果樹，野蘋果啦，山里紅啦，一片片紅的、黃的、紫的，永遠也吃不完。他往洞里一指，就有無數的灰鼠皮啦，貂皮啦，堆滿了洞。他又往山上一指，山就裂了開來，里邊的寶石啦，綠玉啦，比天上的星星還多。看完了，老人把她放在地上問道：“怎麼樣？留下吧！林里鳥獸聽你的話，山里財寶盡你玩兒。”白鵝女想了想，問老人說：“我留下作什麼呢？”老人說：“幫我看守寶石。你可以守着彩色寶石玩，也可以爬到樹林里採果



子，还可以看小兔子跳舞，听小鸟儿唱歌。成天舒舒服服地吃、玩，……”但是白鹅女说：“不！我不愿意呆在这兒，我要回家。”石头老人奇怪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白鹅女说：“我要把这野葡萄，帶給磨房里作工的瞎老头兒，讓他不要再摸着牆根走路，把头撞在門上，讓他也看看天上的星星，是多么亮。也帶給那吹笛子的盲藝人，讓他不再跌進泥坑里，讓他看看路邊的草，是多么綠，還帶給我的妹妹，讓她也能从屋里走出來，到河边看看那可爱的白鹅……它們是多么高兴啊！”

老人劝她说：“你跟我留下，有享不完的幸福，說不尽的快乐。哪兒有这样好的地方呢？”但白鹅女摇摇头，坚决不肯。老人有意要試試这个小姑娘的胆量，便假裝生起气來。他掀起鬍子，吹出一口气，白鹅女便被吹到半空里。風声在她身旁呼哨，吹得她睜不开眼睛。等她落下地來，老人問她：“怎么样？願意跟我留下么？”但她还是摇摇头：“不！我不願意留在这里。”

老人更生气了，他哼了一声，一口气把白鹅女吹到云層上边，風卷着她，翻上翻下，她緊緊地抱着籃子，不住地打筋斗。当她落下地來，老人問她：“怎么样？还要回家么？”但白鹅女仍旧回答：“我要回家。”

老人气極了，他張开大嘴，直着鬍子吹了一大口气，立